

樊叔與我

137

杜泰生



杜泰生就讀高中時與樊叔合影

我第一次見到樊叔是民國三十六的某一天，那時我才六歲，剛上小學。樊叔是離開家鄉襄陽時來青島考大學未取，而曾任我家約20餘天！當時先父身兼少將旅長，部隊在離青島不遠的即墨。樊叔在襄陽，雖不認識先父，也跟很多襄陽人一樣，知道有位襄陽將官在青島，所以到了青島找到我家。他未考大學，雖不甘心，但也只得先回家鄉，他未考大學，雖不甘心，但也只得先回馬「投奔」先父，當上部隊的一名副官。因為期，必走來青島，當上部隊的一名副官。因此與家建立了堅固情誼關係。

民國 107 年 12 月 9 日凌晨 3 點，我起床小解，躺進被窩後，無法再度入眠，腦子一直想著樊叔的身影。我索性打開電腦，以鍵盤打出我跟樊叔的一段「忘年之交」。我們當然叫他樊叔，但因他在青島那段時期，處理先父的財務事務，就稱呼他是「樊軍需」。

我第一次見到樊叔是民國三十六的某一天，那時我才六歲，剛上小學。樊叔是離開家鄉棗陽來青島考大學未取，而暫住我家約 20 餘天！當時先父身拜少將旅長，部隊在離青島不遠的即墨。樊叔在棗陽，雖不認識先父，但跟很多棗陽人一樣，知道有位棗陽將官在青島，所以到了青島找到我家。他未考取大學，雖不甘心，但也只得先回棗陽家鄉，然男兒志在四方，後來還是回到青島「投奔」先父，當上部隊的一名副官。一有假期，必定來到貯水山路的所謂「杜旅長公館」，因而與杜家建立了堅固情誼關係。



樊叔 20 歲出頭離家在外，遇到和藹可親、毫無心思的先母，自是把我家當成自己的家，他尊稱先母為「方先生」，自是一種禮貌，但他和先父母及現已年近一百歲，來我家已八十年的老副官王小伙，都像一家人似的，那濃濃的感情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。

我跟二弟岳生在台北念大學時，因家住台中，樊叔每月初都會親自帶來我們的「救命錢」——

食費及零用錢，若是遇到我早已口袋空空，我真是天天望穿秋水，看到樊叔來到，真如久旱遇甘霖，高興非常。那時幾乎沒有人有「銀行或郵局」存摺，只好月月送錢。說實話，有人親自送錢到手，實在特有人情味，拿到救命錢又可聊天解愁，真是最美好的時刻。



38年大陸局勢混亂，我們與樊叔失聯。我們家在先母堂叔方強等的帶領下由青島輾轉經上海、南京、鎮江、長沙、桂林、貴州、昆明來到台灣，定居台中模範街。

不久，我們跟樊叔重逢，得知他已從財務學校畢業，成為一位軍籍軍官，見到久別的「樊軍需」，大家都欣喜萬分，猶如家人久別重逢一樣！那時他未婚，每年春節必來台中與我們共吃年夜飯，另外還有一位棗陽姑娘，龔慧明姑姑（她認先父為兄）也都來台中！樊叔只要有空，都會南下台中，跟先母聊家常、吃王副官做的蔥油餅、和先父母及友人打十三張牌（當時不流行十六張台灣牌）等。



樊叔參加杜鼎將軍八十大壽。由右：1. 王小伙 2. 樊重民 3. 杜鼎、方國琳伉儷

唯一讓先母不喜歡的就是樊叔愛抽菸，盡管一再要他把菸戒掉，樊叔總是嘻皮笑臉，先母自是由他。先父母看樊叔已到適婚年臨，想給他介紹對象，樊叔也是一種似喜似無謂的態度；和先父跟王副官談起軍中的種種，樊叔則口若懸河、說起他棗陽的家園，他是眉飛色舞、談到他幼年，他更是有說有笑……總之，我們家的孩子，最喜歡的先父同澤跟棗陽鄉親，應該就是樊叔了。



樊重民夫婦（後）及顏嘉德夫婦（前）二十餘年前，
返鄉各地旅遊在青島貯水路「杜旅長公館」舊居合影。

先父很關心樊叔的婚事，曾介紹一位部屬女兒給樊屬，我曾做過一次他們的電燈泡，同遊陽明山，可惜兩人無緣，未能繼續來往。不久，樊叔認識一位山東姑娘李煥寅小姐，先父當證婚人，於 51 年結成連理。從此我兄弟多了一位樊孀！

樊叔不再來杜府過年了，但他每年在端午、中秋、春節前，一定會帶著水果來到永和，向大家賀節拜年，先父生日當然會來專程祝壽，就是平日，只要能湊成一桌，必有樊叔在內，打麻將、喝高粱、聊過往、話家常，樊叔都是主宰人物，有他在，就有熱鬧！

樊叔兩個兒子樂群、樂正來到人間，這兩位可愛的男孩，小時常來永和的我家，我們兄弟多了兩位弟弟！

先父母相繼過世，我都看見樊叔紅了眼睛，當他拿出手帕拭擦淚水的那刻，我打內心感到他對先父母那份真誠的感情流露。他跟杜家有著七十年的友情聯繫，是多麼難能可貴啊！

近幾年樊叔身體有恙，還洗腎多年，讓他身心俱疲，每次我去看到，除談些往事外，他最感嘆的是：「我甚麼都不要，只要好的身體！」我看出他對人世那股留念與滿足。



民國一〇六年冬末，探訪樊叔。

106 冬末，我到樊叔家探望，表示要寫篇「棗陽有您真好」登上 36 期《棗陽文獻》，他一口拒絕，我沒有強求。我知道他愛面子，不願別人看到他臥病在床的模樣。其實我該任性寫的。因為次年（107）的 2 月 25 日下午二時許，樊叔離開了人世，離開他的家人，離開所有的友人，離開了我們杜家！

樊叔，您與我相遇相識超過一甲子，相聚日子雖不多，但您一直是我心目中的重感情、講道義的一位長輩。樊叔，您在天國一定會見到我的父母，想來定會一起閒聊起您們的種種、約幾個鄉友打打小牌、吞雲吐霧一番罷！